

青岛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年鉴书系”之五

二〇〇六年

鲁迅研究年鉴

郑欣淼 孙 郁 刘增人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二〇〇九年

鲁迅先生百年祭

鲁迅先生百年祭

鲁迅先生百年祭

二〇〇六年

鲁迅研究年鉴

郑欣森
孙郁
刘增人 主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研究年鉴. 2006 年/郑欣森等主编: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0623-875-2

I. 鲁… II. 郑… III. 鲁迅(1881 ~ 1936) — 人物研究 — 2006 — 年鉴 IV. K825.6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5985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43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536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640 毫米 × 960 毫米	印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23-875-2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笔 谈

日本记忆里的鲁迅	孙 郁	1
鲁迅的“归属”问题	王乾坤	16
进一步提升学术理性	冯光廉	29
鲁迅与高校的结缘	李继凯	36

论 文

中、韩鲁迅研究比较与东亚鲁迅研究建构的意义	陈方竞	42
《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叙事方式的深层嬗变	姜振昌	80
论鲁迅《野草》的历史意识	李玉明	101

2006 年鲁迅研究年鉴

鲁迅尼采研究述略	张钊贻	122
“胡风派”的鲁迅研究及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层歧异		
——兼谈胡风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吕东亮	157
文网夹缝中的写作		
——鲁迅与《自由谈》	陈改玲	183

述 评

2005—2006 年鲁迅研究热点追踪	姜异新	198
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2006 年鲁迅研究著作综述	苏 懿	216
2006 年鲁迅作品研究论文述评	崔云伟	231
2006 年鲁迅思想研究论文综述	毕绪龙	259
2006 年鲁迅佚文研究述评	刘运峰	280
超越中承经典 突破中洒希望		
——2006 年青年学人鲁迅研究成果述评		
	王吉鹏 王林林	294
2006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述评	李春林	324
2005—2006 年国外鲁迅研究述略	黄乔生	352
2006 年鲁迅与传统文化研究述评		
	童李君 顾 农	369
2006 年的“网络鲁迅”	葛 涛	384
2004—2006 年《鲁迅研究月刊》综述	张学义	411

动 态

“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462) 探索与交锋——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暨鲁迅研究会第八届代表大会”综述(472) 日本福井市国际交流会馆举办“鲁迅与藤野先生”特别演讲会和展览(482) 厦门大学举行鲁迅纪念馆重修开

目 录

馆仪式暨鲁迅国际学术研讨会(484) 在跨文化对话中开拓鲁迅研究的新局面——“鲁迅:跨文化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486) 跨文化对话——远东文学研究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494) 关于《藤野先生》文体性质的争论(498)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举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五周年暨逝世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501)

书评与剧评

何谓“鲁迅”?

——张永泉《从周树人到鲁迅》读后 —— 田 刚 503

发现:学术研究的重要品格

——评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 张永泉 510

韩国学者眼中的鲁迅 —— 李世琦 522

艺术地再现鲁迅的起点

——浅谈话剧《远火——鲁迅在仙台》 —— 刘家思 526

鲁迅博物馆、纪念馆一览

努力走进鲁迅的精神世界

——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生平展览简介 —— 尹琪溟 545

上海鲁迅纪念馆简介

——上海鲁迅纪念馆学术历程 —— 李 浩 554

绍兴鲁迅纪念馆简介 —— 裘士雄 顾红亚 566

南京鲁迅纪念馆简介 —— 徐昭武 592

鲁迅研究资料

2006 年鲁迅研究文章篇目索引 —— 马俊亭 蔡勇勤 596

2006 年鲁迅研究著作篇目索引 —— 马俊亭 蔡勇勤 652

2002—2006 年鲁迅研究资料补遗 —— 李 浩 657

编后 刘增人 683

笔 谈

日本记忆里的鲁迅

孙 郁

年底整理鲁迅研究的资料,发现和日本的相关信息很多。遂将那些片段组合起来,算是对一年间经历的纪念。鲁迅和日本的关系,至今还是未完的话题,不仅学界在感怀这那段历史,民间的叙述也是不少的。学院派的人喜欢在学理的层面打捞问题,的确丰富了精神的意象。而民间叙述里引发的思考同样是不可小视的。作家与戏剧工作者及普通百姓眼里的鲁迅,给我们的暗示,似乎有更强的引力。

仙台鲁迅之追忆

事情就这样巧合。我去仙台的那一天,日本作家太宰治的《惜

别》的中文版问世。出发前看到了止庵先生转来的这本期待已久的作品。在路上慢慢读完这部关于鲁迅与仙台的小说,好像对这次访问做了资料的准备。小说描绘的仙台、松岛正是我此次造访的地方,自然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书印得很好,还收进了友人董炳月和藤井省三的几篇论文。带着这本书去造访鲁迅当年留学的旧地,在我看来是一种天意。

路上的阅读多有刺激,因为知道了先前所不了解的内容,便心存着感激之情。有人曾说《惜别》的价值超过了竹内好的《鲁迅》,我看完后的感觉却有点差异。作者太宰治对鲁迅的了解和竹内好不在一个层面上。书的特点是明显的,对中国读者而言有诸多新鲜的地方,可在想象力和理性的纬度上,精神的高妙较竹内好远甚。书的吸引人的地方是凸现出日本人的一种鲁迅观。还有那些明治后期的社会环境。岛国文人描画鲁迅时,和我们中国作家视角不同。可贵的是这是一部小说,而我们中国人至今还没有一部关于鲁迅的小说作品。全书贯穿的是友善的调子,对两种文明采取的是宽容的态度,没有一点偏执的狂妄。也缘于此,奇异的内蕴是看不到的,思维被什么限定了。我所感动的是,在中日关系最紧张的年代,全书却并无浓厚的日本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调。虽然在起点上不无大东亚意识的痕迹,可真正描写鲁迅时,作家诗意的和温情的因素淹没了一切。或者不妨说,读者由此窥见了两国文人某些相近的心理。

太宰治生于 1909 年,逝于 1948 年。《惜别》问世于 1945 年 9 月,正是日本战败的时候。据研究者川村凑说,此书的缘起是命题的,为了配合大东亚文化的宣言,从日本政府那里得到了创作津贴。太宰治自己并不懂得中文,对鲁迅的了解也限于日译的资料。《惜别》的写作出于什么动机,在我还是个疑问。仙台留学时期是鲁迅思想形成的起点,了解那一时期的情形不仅对日本人,对我们中国人也是具有诱惑力的。但无论是鲁迅自己还是太宰治,都未能勾勒出清

晰的轨迹,那一段生活在一般人眼里一直是扑朔迷离。太宰治描绘鲁迅,受到了鲁迅文本的制约,线索少得可怜。而向来鲜于谈到自己经历的鲁迅,只在《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等少量文章略微留下了片段光景。真实的情形今人只能依靠想象了。《惜别》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日本人对自己历史的一种反顾。与其说是描述两国间的友情,不如说是对被现代化历程的回访。青年鲁迅的忧患,难道没有太宰治那一代人的影子?

看外国人写鲁迅,注意的往往是视角问题。小说在构思上显得平平,鲁迅出场时的样子在我看来是幼稚了。不知道原文的气韵怎样,从译文的效果看,我以为离主人的气质是有距离的。太宰治不太懂得清国留学生的情感方式,对邻国的文化相对来说有点隔膜。但小说里的“我”写得比鲁迅要真实,形象是动起来的。鲁迅则仿佛一个木偶,只会僵硬地在那里自述。太宰治是憨厚的,他绝不虚构鲁迅的言论,用的是鲁迅文章里的观点铺陈内容。“我”与鲁迅的交往有种亲昵的氛围,作者选择一个来自乡下的学生和鲁迅的关系,便形成了有趣的一幕。“我”的内心和鲁迅从隔膜到亲近,写得较有分寸。这个人物一出场,就比鲁迅还孱弱,于是构成了一种对比。除了几个怀疑和误解鲁迅的人物外,周围没有气象高远的人。只有老师藤野温情地矗立在那里。太宰治被鲁迅的既成形象控制了。他还不能以放荡的笔墨写青年人的举止,在名人面前毕恭毕敬。小说的优劣都表现于此。我想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创作鲁迅形象时,都遇到了类似的障碍。

鲁迅在仙台真的变为了神话,人们只能用恭敬的态度对之,那些痛楚的片影一个个消失了。我读的有关仙台记忆的资料,和日本人有一点差异。日本愿意讲友情的一面,这是无可挑剔的,其实鲁迅在仙台得到的温情是有资料可寻的,比如房东的客气、市民的热情、学校的免费优待等。但没有几个人能觉出他的寂寞。这寂

寞使他有着超敏感的一面,不会有谁在精神的层面发现他与环境间的对立。他在融入学校不久,其实就发现自己和这个东北城市没有关系。

在给蒋抑卮的信里,鲁迅写到了对环境看法。校方的友好和老师的热情多处谈到。按常态的观点,应是可以满足的,毕竟受到的是特别的礼遇。我在日本人写的剧本里也发现了这些可感的画面。但鲁迅那时的精神状态是非校园化的。他闲暇时读的是域外的小说,对文学类的东西更热情些。而且业余时间竟搞一点翻译。信件里还写到日本同学的热情,他的住处有不少光顾者。但他不满的是,学习过于枯燥,德语、医学之类的课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对友人说,时间长了,无疑变成了无趣的人。重要的是个别日本同学中的高贵气让他厌倦,在他看来,思想未必有趣的人还存有傲气,殊为可笑。这时他的心境、趣味和身份意识纠缠到了一起,思考的是挫折感里的东西。日俄战争对鲁迅的刺激是巨大的。但在狂欢庆祝胜利的日本人那里,没有体察到鲁迅的切身感受。他在被歧视的大背景里,感到了职业选择与精神间的统一性。这种大寂寞是只有青年鲁迅才能感受到的。况且后来又遇到了幻灯事件。太宰治注意到了这些,却只是皮毛式的一瞥,未能深挖下去。他掌握的资料还很有限,只是后来,到了阿部兼也、渡边襄这一代人,关于鲁迅与仙台的话题才丰富了。

鲁迅在仙台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挫折,他本想在远离中国留学生的陌生的环境里寻找到别一类的东西,开始一种职业的选择,但他失败了。他突然发现心里的需求与学校的环境是冲突的。按部就班的学习不适宜于自己,它刺激不了内心的世界,也就是说缺少快感。倒是《黑奴吁天录》等文学作品唤起了他的激情。随着考试事件的出现,鲁迅发现,弱国的学生无论如何强壮,还是被讥为可疑者。这原因不都在别国的歧视,自己民族的落后才是最根本的。在这里,鲁迅

的思路跳出了校园与医学专业。他不得不告别呵护自己的老师。这是一种背叛吗？为什么后来回忆此事还有那么大的内疚？我以为这是一种逃遁。他一生就一直在逃遁中。从绍兴逃到南京，从南京逃到东京，逃到仙台，回国后又逃到北京，逃到厦门、广州、上海，最后回到自己。鲁迅发现自己和环境一直是对立的，并不能和谐地相处。而每一次逃遁，都经历过一次惜别。他知道，在人间的路上，走而不是停止，那才是意义吧。

要求一个日本人深入地体察中国留学生，也许是太苛刻了。为什么塑造藤野的形象时也那么简单化呢？《惜别》的作者对鲁迅老师的背景的把握是模糊的。人物苍白得很，其丰富性被弱化了。藤野是福井县人，少时得到过较好的汉学训练。他的故乡民风淳朴，偶可看见中国唐宋间的文化遗存。我这次造访了福井县的几个地方，去了藤野的故居、出生地、纪念馆和他的墓地。一个和蔼可亲的读书人的形象飘然而至。藤野的学历不高，1906年仙台医专被合并为东北大学后，竟被辞退。这个来自乡间的老师，对鲁迅的关照有多种因素起作用。一是对古老的中国文化充满敬意，知道华夏文明有不凡的传统。二是懂得外乡人的孤苦感。他在仙台也可说是外来的乡下人，对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是敏感的。鲁迅博物馆里有六册的医学笔记，上面有许多藤野先生的批改字迹，读起来可见师生之情。鲁迅如何认真，藤野如何细致、诲人不倦，都历历在目。我读这些笔记时，头脑里就闪出一个个画面，猜测着百年前的故事。鲁迅只记了一点点，但留下的空间却那么巨大。当青年鲁迅告别藤野时，这个日本老师表现出的遗憾的神色，是打动了鲁迅的。《藤野先生》动人的地方是描写了惜别的那一瞬，语言短短，挚意深深。后面的因素我们知道的不多，太宰治在小说里也将这省略了。

这些年陆续读到日本人写下的关于鲁迅的著作，觉得两国间的思路是大大有别的。日本人关注的东西，我们有时忽略不计，一笔滑

过了。而我们一些学者竭力思考的内容,在邻邦那里却视而不见。了解了一点竹内好、丸山昇的著作后,我才感到,日本人的解读鲁迅,是带着他们自己的问题意识的,即考虑本民族的自审和拷问。希望以此寻找一种精神的参照。我相信太宰治写《惜别》时,有自己内心的渴求。他反复强调鲁迅对传统中的东西的批判,是不是也从中发现了需要的精神?而他也根据自己的理解,勾勒了鲁迅的思想特质,强调日本的“忠”、“洁”对鲁迅的吸引。这里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描述,甚至出现了对鲁迅的误读。他似乎认为,在相当的层面上,鲁迅和日本文化深层的东西是相近的。

当太宰治沉浸在这样的猜想里时,他其实没有像竹内好那样将问题复杂化和玄学化。一个丰富的存在被私人话语笼罩了。这是作者最可爱的地方,因为他拒绝了社会功利的诱惑,或许这样描述更有他的诗意。一个重要的思路被忽略了,就是鲁迅对背离奴役之路的选择时内心的紧张。仙台时期的鲁迅是人生的起点,离开仙台之后的故事才有真的鲁迅。他回避了这些,也就减轻了小说的分量。自然,和竹内好比,作者似乎认为,留日初期的鲁迅对日本读者可能更有玩味的地方。太宰治在幽玄之处停止了脚步。

我曾经多次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日本鲁迅研究中那种亲切感来自哪里?是真的信服这位中国作家还是因为他曾是日本人的学生?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不是带有另外一种期待,即两国互为师友的历程在被置换出新的内容。其实在竹内好那里,鲁迅与日本是相互参照的存在,他在鲁迅那里发现了自身的焦虑以及人类性的困惑。《惜别》中的日本人形象都未能和鲁迅构成对话的关系,是作者故意使然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就只好猜测了。我的印象是,在小说里,鲁迅在那里独语着,没有一个人物和他构成一种冲突。而唯一让我感动的是作者自己,是作者和鲁迅成了对视者。仅此,小说就获得了抒情诗式的审美价值。或者说,太宰治补充了竹内好情感上的空白。

笔 谈

关于太宰治,我几乎不了解。只是从董炳月的文章里知道了点线索。据说太宰治有过多次自杀的念头,后来终于投河自尽。从《惜别》的氛围看,他是个内倾式的人物,没有自大和高傲的性情。他对鲁迅的了解有自己的需求,说不定是阅读鲁迅文本时,唤起了他的共鸣,因为在他眼里,鲁迅内心的黑暗和孤独在自己这里未尝没有。因此,小说的可爱之处在于,进入了一个人的心理世界。虽然带有盲点和曲解,但鲁迅不是作为伟人,而是以一个不凡的思考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作者抓住了鲁迅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疾病的思考,从这里阐发出他是“支那最初文明的患者”。而这些是由太宰治自我体验所完成的。他后来的自杀出于什么动机不得而知。我倒猜测作者自己也是日本文明的患者,那是无疑的吧。

鲁迅离开仙台整整一百年了。关于他的叙述从未中断过。在仙台我看了一场《远火——鲁迅与仙台》的话剧,韵律上有诸多高于太宰治的地方,材料与表现手段都有了新的内容。老实说,关于仙台的资料我差不多都看到了,也去了鲁迅的居住地和上课的阶梯教室——当年幻灯事件发生在这里。走过了许多地方后,不知为什么,仿佛远去的影像被什么遮住了。并不敢说自己理解了鲁迅,但我感谢《惜别》这样的书,它让我懂得了日本人的一种心境。现代中国作家里,有谁能如鲁迅那样久久地刺激着我们的神经,连邻国也在此找到一种精神的话题?误读是了解的起点,了解才有深的认知。关于鲁迅,话题像北京与仙台的距离,还有很长很长的话要说。

远火

仙台人对鲁迅的亲近,有点像绍兴人。我到仙台的第二天就遇到了一个鲁迅展,一个报告会。那报告会的内容是关于鲁迅的医学笔记的。发言人有日本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医学教授、文字学家和

远在东京的解剖学专家。报告会前竟看了一场话剧,题为《远火——鲁迅与仙台》。演剧的大多为业余演员,编导是一位经济学专业的老师。日本人的话剧我看过许多,但这《远火》却尤为亲切,有着中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内蕴。在来仙台的路上,刚刚读完太宰治那本以鲁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惜别》,现在又逢《远火》。几乎讲的是一个故事,却别有天地,各自闪烁,一个远逝的灵魂在紧紧地揪住人的心和其紧贴,缤纷的历史镜头叠印于一体了。仙台的故事延续了一百年,如今依无旧色。我在绍兴街头,才有着相近的感受。只是两地用意各表,名人牌洗法多样,心思却所怀不一的。

我看过许多描写鲁迅留学时的片段,印象被《藤野先生》所限,没有飞腾的空间。鲁迅一生只写了一篇日本生活的短文,后人对其行踪只能由此演绎一二。仙台人最有资格写留学生鲁迅的,自渡边襄、阿部兼也以来,仙台史料打捞了许多,中国学人也多凭借着那些史料想象逝去的昨天。《远火》一剧我颇喜欢,觉得比小说《惜别》戏剧冲突、氛围的内涵加大,民风与人心都演绎出来,鲁迅当年生活的场景被复原了。太宰治写小说时,只会用对白,情节单薄,对鲁迅误读的地方也有。唯有《远火》在境界上显示了留学生生活的多致,加之有市井的因素,鲁迅便被移入生活的漩涡里。国内写鲁迅者,未能拥有过仙台人的这个思路。懂得鲁迅,也不能没有日本的经验。

剧的开头是房东夫人喊鲁迅起床用餐,熬夜的鲁迅迟迟出现,与主人对话时显得有些腼腆。房东对青年鲁迅十分关心,毫无敌意,因为听不懂仙台方言,彼此交流似乎存在障碍。最有意思的是两个歹徒作案时与这个中国留学生相遇,因听不懂鲁迅的方言,竟然吓跑了。这是夸张,却隐隐拖出一个背景。一个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能产生什么呢?太宰治在《惜别》里点染了类似的话题,只是没有《远火》更有民间气。仙台人懂得,将中国青年置于语境与心境的反差里,大约更能表现一个人的历史。

看外国人演中国人戏,有时像在做梦。正常的逻辑统统被打破了。仙台人毫不回避日本个别青年的多疑与胡闹,表现他们时用了漫画笔法。写鲁迅也不用圣化的口吻,竭力展示其硬朗的精神。那天晚上见了导演,希望此剧能到中国上演,导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我承认这邀请不是一时冲动,对我而言,此次仙台之行的收获之一,便是知道那段扑朔迷离的留学生活,在日本人的记忆里原来是这个样子。

多年来整理鲁迅文献,每每遇到日本时期便不知如何下笔。看过北冈正子的书、丸山昇的书,仍觉得无法了解衣食住行的侧面。然而今天却被仙台人艺术化再现了。他们知道那是远去的火,但却照着今天的人们,而且那火在温暖着、融化着冬日的雪。这暖流给我的意外,久久难以散去。

丸山昇先生

2006年年底,王得后先生从日本回来,讲了到医院看望丸山昇的事情,大意是病情稳定,没有什么危险了。北京的朋友为此还高兴了许久。不料年前突传来消息,先生于日前去世了。

我难过了许久,马上又拍电报给他的家人。接着编辑部就开始组织有关他的报道,许多人的惋惜从那些文章里是可以感受到的。我从书架里找到他给我写过的几封信,心里很沉重。知道再也无法看到他的笔迹了,好像被什么击了一下,在隐隐地痛。现在的日本学者里,像他这样的人已很难找到了。

第一次去日本东京大学时,便得到了丸山先生很好的照顾。介绍我认识先生的是靳飞。那天下着雨,我们在东大校外转了许久,迷路了。先生打着雨伞站在校门口,慈祥的样子很让我感动。那天我在30年代文学研究会上作了《中国当代文学与鲁迅传统》的发言,我

自知是有诸多生硬的地方,丸山先生给了很大的理解。在与他交往时,一点没有觉得他是个日本人,感情的方式没有隔阂的地方。他对鲁迅的爱,绝不亚于任何中国人,他身上是读书人的柔软气和思想者的阳刚气。在日本,自竹内好之后,他是个重要的鲁迅研究者,其著述对中国学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他却谦和得很,没有一点学者的架子,和他的目光相遇的那一瞬,就可以觉出暖意的地方,彼此的生疏一下子消失了。

他看上去是儒雅的老人。那双眼睛盯着人时没有一点杂质,像清泉般美丽。他的声音是浑厚的男中音,那天晚上请我和靳飞吃饭时,说到兴奋处,模仿名伶的腔调唱京剧,引得大家神笑。聊天的时候你会感到,他对鲁迅及现代文学的熟悉,不亚于中国的学者,有的地方甚至比我们要精细。在“文革”时期,我们的学术进入荒唐的日子,他却在遥远的日本为左翼文学辩护。而那时他不轻信报刊上的文字,用的是考据的方式进入学术的思考,写出的文字是令那时的大陆学者汗颜的。在日本,他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没有“左”派幼稚病的气息。他的进入鲁迅的世界,我以为是据日本的经验,从思想的角度批判法西斯主义和主奴意识。借着鲁迅,将本土的问题引进变革的思考里。据说他年轻时很活跃,因为反天皇的言论而遭到监禁。他在狱里也坚持鲁迅研究,考虑着日本文化的走向问题。所以学术对他而言是个人生的问题,不是现在一些文人那样将其视为啖饭之道。我看过他一些作品,印象里没有故弄玄虚的地方,经院气几乎没有,倒是有思想的一种紧张感和冲荡的意象。许多中国学者对此是大为感慨的。也像一面镜子,照着我们的知识界。什么是纯粹的精神?如果举几个例子,丸山先生当是一个吧。

作为一个晚辈,我对他的情形了解殊少。这些年,几乎每年都能在国内见到他。他对中国的情结很深,每每谈及我们的现代文化,总有些特别的声音。当人们已经淡忘鲁迅或远离鲁迅的时候,倒是这